

無

文

印

三

八卷
詩序

九
序說

十
跋

十一
四六邊路
古語

古文印

四三

全六卷

三

無文印卷第八

序

雲太虛四六序

四六詞人難能之伎變為榜疏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學者為之不失於優柔綽約必流於怪僻鄙俗未見其能也亡友雲太虛用力於此積三十年勁正而婉婉暴白而停蓄蒼老而敷腴叙事無剩詞約理無遺意紆餘不牽合簡切不寔束蓋太虛以氣為根本學為枝榦詞為花葉此所以兼詞人之能而無詞人之失歟太虛之赴巾峯也以其手編寄余於徑山旣沒之明年屬四明觀物初擇其工致精粹者付其孫訥刻梓以惠後學雖然太虛嗜教有味學道有聞能詩有聲今余獨取其四六以掩其大者太虛有靈未必不以是見罪

橘林詩集序

端嘉間余漫游閩浙橘林挾貧携病實與偕行山程水堦風亭月窟四余方欠伸思睡而橘林擁鼻苦吟聲與候蟲俱切余嘗笑謂之曰遠貧致病不在此乎未幾病甚辭歸後五年會于臨川詩與貧病俱長又明年而死矣淳祐丁未余客徑山其季沾上人得遺藁於西來行李雖流傳失次不無遺恨然皆未去砭砭

之良玉也噫忍貧而學詩詩工而身死詩之不靈如此九原不可作余言奚益哉悲夫

周衡屋詩集序

詩至于唐風雅已不競元和以後體弱而仆氣儼而索聲浮而淫詩道幾亡矣天台周衡屋學唐三十年積詩三百篇頃見故人南叔凱于南湖為余說衡屋咄咄不絕口今觀其詩益信叔凱之不吾欺也或謂衡屋年日益高詩日益富而功名之途日益左豈非山川英靈之氣取之傷廉陰陽開合之機發之太盡故造物乘除之理厄之至此耶余曰不然南谿之上有林數十畝有菊數本日本有書數千卷衡屋未窮於詩也養性使全養心使正養氣使直使吾胃中之清明者塞乎天地間然後發而為吟則唐季諸子將北面稽首於衡屋之下矣菊田方君方柄茲能事衡屋東還試舉似之

潛仲剛詩集序

詩天地間清氣非胃中有清氣者不足與論近時詩家艷麗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見非不使人心醉移頃輒意敗無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仲剛生長藕花汀洲間天地清氣固已染其肺腑久從北碕遊受詩學於東嘉趙紫芝警拔清苦無近世詩家之弊晚登華頂窺鴈蕩酌飛泉蕭散閑淡大異西湖北山時惜北

礪紫芝不及見也自風雅之道廢世之善詩者不以性情而以意氣不以學問而以才力甚者務為艱深晦澁謂之託興幽遠斯道日以不競風月三千首自憐心尚在顧余病長學落不得與吾仲剛講明此事

劉夢得詩

瑩玉礪詩集序

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大曆元和後廢六義專尚浮淫新巧聲固艷矣氣固矯矣詩之道安在哉然當時君子要未必不學特為風聲習氣所移迷不知返耳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襲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嘗一日用其力是故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余友瑩玉澗蚤為諸生遊場屋數不利於是緇易儒習中所存浩浩不可遏溢而為詩本之禮義以浚其源參之經史以暢其支游觀遠覽以利其器反聞默照以導其歸由千煅萬煉以歸于平易自長江大河而入于短淺輕不浮巧不淫肥不腴癯不瘠吾是以知有本者如是而非前所謂不學者所能也余嘗謂惟演詩不傳於後世而託名於歐陽一序參寥詩可傳者十數解藉東坡一語而盛行世無二公孰知玉澗者雖然玉澗豈託人以傳哉

韶雪屋詩集序

雪屋入天童室已參活句晚入康山宴坐絕頂一迹

不印人間地。乾坤清氣盡入其手。無怪其詩之清而活也。余於雪屋未有一日。雅大雪沒屋。行吟梅花樹下。甚想見其人。頃游吳越間。見所刊兔園集字。比此本差小。反復閱之。不無毫髮遺恨。欲告雪屋。未能。今觀此編前之遺恨者。毫髮不存。豈雪屋晚年所見。亦與余暗合耶。詩主於清而止於活。清之失也。癯活之失也。放此近日詩家大病。無他學。不勝才氣。不勝識理。不勝辭。故未得其真。先得其似耳。學也。氣也。理也。難與今之習唐聲者言也。雪屋大肆其力。於是三者。父故清不癯。活不放。犁然有當於人心。嗚呼。微雪屋。吾將誰與論哉。

四上

五本

四

四

仙東溪詩集序

癩可結庵。鶴鳴峯下。山谷扁曰東溪。打頭老屋猶在。松聲竹色間。斷崖流水至今。尚有詩家氣象。余徘徊其處。問可行藏於蒼煙白鳥。莫有能為余言者。方孤悶不自聊。南昌仙東溪以詩集來。清整麗密。思致風度俱不凡。欣然與可酬酢。所謂孤悶遂亡。去豈可有靈以是慰余。牢落耶。不然何東溪詩來與余不自聊者。適相偶也。或問詩以何為宗。余曰。心為宗。苟得其宗矣。可以晉魏。可以唐。可以宋。可以江西。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有本者如是。難與專門曲學泥紙上死語者論也。風來一陣。菜花香。可晚年所進。亦豈在紙上。

哉東溪曾從吳越諸公遊出語波峭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更於所宗者留意他日能事當不在可下

送省東岡歸白雲序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余持是說闕士天下所謂謬謬者絕不多見竊自嘆曰魯國男子何其少歟抑余之不敏士之高明英特者不可得而見歟嘉熙庚子乃得省東岡于四明和而嚴粹而正明目張膽直詞正色常見於苟合詭隨之際蓋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東岡亦謂余風味畧相似所欠者和與粹愛之猶伯仲余之行已有物輒敢與諸任齒東岡之教居多三年余病眩有年于臨川東岡走三百里別余姚江上後四年余來上師東岡留乳竇余書招之至再又三年乃來學益老養益正余之欠焉者猶故而病則長矣秋九月東岡以師老東歸白雲愛之而不能留也東岡世業儒同產皆佳士伯氏澄古潭挾其所負其失也放季氏王秀巖矯兄之枉其失也介東岡行乎二者之中余於三者莫知去取而欲學未能東岡往矣西來未有期矣余謬而正之者誰乎余跌而挽之者誰乎一堂秋雨四壁白雲步曉雪于東岡候春風于梅塢屋山佳致毋謂不堪持贈而忘余寂寞也

送然松麓歸南嶽序

南嶽去江西千餘里去浙三千餘里士之游江西已少游浙絕少余來江湖不獨少見見之亦不滿人意嘉熙庚子然松麓借廬陵穎鈍翁訪余天童三昔遂行不暇盡扣所蘊然逆知其爲佳士後七年相會徑山學問聲實已與年俱長明年侍記又明年掌記蓋沅江九肋鱉也松麓有大志不修細行遇事如暴風迅霆不可禁遏移頃則風休雨霽不見涯涘屬文不凡爲歌詩有紀律故先無準喜之無準沒省親洒上余語之曰他日登山與子相勞苦于天開圖畫者有開石門有康南翁俛仰三年石門死南翁死今子又舍我而西舊家江南子亦從此逝矣嶽雲湘水間逸駕無久留方行海上使天下知嶽之有人無徐徐其行也一舸東來徑豫章而下近水樓臺在白鷗洲渚之上秋花繞屋老竹當戶而中有絃誦聲者必吾廬也能艤舟而問無恙乎

送一怡雲序

物之無定姿者莫甚雲散之則充塞天地歛之則不見霄寸飄忽變滅頃刻萬狀嗟夫天下之事孰非雲哉異時陶弘景隱約山中下視江表君臣紛紛逐鹿驟起倏滅不啻如浮雲由是無志當世觀陰陽消長之變察草木臭味之良參君臣佐使之義謂時君沈痼已不可療民之疾苦獨不可療乎其曰怡雲者非

悅夫雲也今怡雲主人後弘景五百餘歲而生形迹不同而風味相似是故閱世如雲視身如雲觀心如雲用草木金石之精起人疾痛死生如反掌吾今而後知是理之在人心同一陶冶弘景不能獨有也余十年病眩百藥不靈行將荷鋪從公採藥白雲間矣公其母謂只可自怡不堪持贈

送訥蓬寄坦竹洲卜築序

隱居以求其志士之甚不獲已智不勝尤才不勝忌風高波險天湫地隘故自放於殘山剩水間不然千楹萬礎何地不可寄此一息哉吾友訥蓬寄坦竹洲負才稜智不忍與衆所借樓讀書於南山之下雖敗簷老壁充然有廣廈萬間氣象然謂入山未深猿鳥尚少又營別業於巘雲深處將築室數十楹儲書數百卷蒔花藝果自娛歲寒余方東走西馳偃偃天地間未知稅駕不謂湖上青山先入二妙之手二君尚氣節交游多名士視黃金如糞土夫豈無人一庵不足憂然隱身易隱名難異時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山空月明水流花開所謂主人者或不在焉北山有靈吾懼其未必不移文也

送一侍者歸日本序

淳祐戊申春余自西湖來四明既哭笑翁老子遂訪樗寮隱君於翠巖山中留十日復歸徑山作夏日本

一侍者聞余西泝踉蹌來送別至江泝夜漏已二十
刻又明日余抵舟次夕陽在西嶺矣一視余別色黯
然見於面目且言去國六年首見癡絕老人于靈隱
來育王侍笑翁老師且三年翁今不作莫知所向茅
屋石田在扶桑若木間已辨餘鯨解維在朝夕異時
來叢林或字之曰無得盍求數語以誇國人余念其
請之勤而詞之悲也因謂之曰子逾海越漠萬里西
遊昔也何所持而來乎曰無有也駕風御潮一舸東
歸今也何所持而去乎曰無有也猗歟旨哉無得之
義斯言足以蔽之余雖巧爲之說無以尚已子歸國
中建大法幢擊大法鼓升大法座而以無得之法普
告大家育王有靈必將爲子點頭曰如是如是

送源靈叟歸蜀序

自蜀學盛行於天下蜀士之明秀膚敏者袂屬而南
前輩長者余不及多見頃於癡絕老人會中得友四
人焉曰沂良巖遷廉谷定勝叟遠無外蓋所謂明秀
膚敏者無何良巖死勝叟又死余哭之哀去京之三
年廉谷又死余哀之甚於良巖勝叟也渝江源靈叟
蓋癡絕之所愛四君子之所敬余之所畏者一錫西
來遍參歷叩父游癡絕之門以才得忌而遂登雙徑
周旋二老間冷暖自知猶漱井也上天悔禍蜀道稍
通歸袂翩翩挽之不可或謂靈叟見道明白如五紵

之素橫機迅疾如百鍊之精保護固惜曾不少試其
技挾之以歸何果於自闕也耶余曰不然寒暑之節
龍蛇之蟄不積不施不屈不伸也深培厚蓄大有爲
於斯世靈叟其以是哉然余切有憂焉蜀之遺老才
二三人短景滅沒夕陽在山此正蜀學隆替通塞之
時也良巖諸君子不可復見靈叟又自是而西流通
蜀學之淵源發揮諸老之遺響其遂付之誰手哉此
余所以憂也此余所以重爲靈叟惜也

送清溪翁序

余漫游四方十有七年才踈意廣學道無得當世奇
士則盡得而友之造物者亦悉舉以見遺不惜也嘉
熙丙申得清溪翁于南閩明年會于永嘉又六年會
于臨川又三年會于錢塘其之才之美衆人未識之
余獨先知之嗜學工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竊嘗
論之古之學者以學成已今之學者以學厲已百金
謁書肆閉門而讀之自以爲吾業已足大言闊步傲
睨叢林間謂世不我若倒行逆施弗恤也傷廉害義
弗恤也得罪清議受誅名教弗恤也人語之則曰吾
能學矣吾能文矣世之議者亦曰彼文學久也可以
不論嗟夫率天下之人而禍文學者非此輩耶余生
也幸受教師友不可謂不畧涉其瀕然中隘近蹠語
直近訐簡事近傲所以爲吾賊者莫甚三物平而氣

養而疾既奉面訓於先圓照低一堦退一步又受筆語於老癡絕今而後知用力矣奚翁學優而不耀氣直而不回此余之所甚知也深懲痛艾以求無媿於前之所云者亦能一日用其力乎仲尼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贈開圖書翁生序

書學厄於鍾繇衛夫人輩大壞於王氏父子極弊於褚薛歐虞萬波橫流舉天下莫之能過先秦古書遂流為符璽印籀之學世變使然可與識者論翁生越人少以古學自負秦彝漢鼎之制鳥書蟲篆之文精考熟辨積三十年不退初志其用心亦苦矣然時不好古士不師古以風帆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生學雖古孰肯過而問哉溥祐已酉自越來杭登徑山留兩月乃行以所得江湖歌頌謁序余謂之曰序不難余有一印號無文其間字義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也生識之乎曰不識余曰若果不識則可與論書學矣

無文印卷第九

序

石門進禪師語錄序

進禪師中葉縣之毒活陷石門山中帶累二十人同
入地獄天人怨怒火焚其廬土燥石焦草木百年無
生氣樗寮寺丞請命于天子爲開地獄門貸其過
惡於已失人身之後任山練溪仁公得瑞巖才公所
抄師末後款案於故紙堆中大書深刻暴揚其惡於
叢林余讀而歎曰此老受於人者毒施於人者亦毒
其言如刃上蜜如酒中鴆如荼毒鼓如生鐵蒺藜當
時中毒而死者亦豈止二十人而已掩耳而去赤脚
過溪其毒亦發於草鞋絆樹裡之時吁可畏哉才公
受毒最深且不能掩其惡練溪果何所爲而暴揚之
殃害平人未有了日此余之所甚憂也

能待者編無準語錄序

圓照之道如春行大地萬物咸被其澤華而爲草木
動而爲蜚鳴媚而爲山川蓋其跡之可見也寫生像
真巧狀妙似又其跡之相似者也嗟夫以跡而觀春
色造物已不幸矣即其似者而觀之又何其大不幸
耶能待者久在薰陶坱圠中化機生意染其肺腑故
華而草木動而蜚鳴媚而山川狀其本真無二無別
因告之曰似則似矣無乃包裹春風耶

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覽閩人朋介石爲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別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鑿大圓之八方珠玉一展卷而粲焉在目其惠學者不淺矣余嘗侍無準癡絕二老語及近世叢林有書曰類要頗便覽考二老作而曰古人活意寄之言外今指爲實法類而編之它日必有取爲故事用者古人有靈當不瞑目今觀此編初不區分類次博而不繁約而不畧惜二老不見之耳大抵宗師之荅問抑揚皆自根本而達枝葉善觀者當從枝葉而反本根

西湖高僧傳序

唐之世僧有列傳皆出於太史氏手國朝太平興國中嘗詔贊寧修僧史及歐陽子修唐書盡去僧傳山林氏名自此不復入史館宣和間覺範傳高僧凡錄於傳燈者不復登載西湖佳山水自隋唐以來抱道避世者多隱約其間僧無董狐舊聞放失久矣東嘉復休庵頃寓天竺取其姓名著於耳目者三十二人

爲傳爲贊以詔後學後三十年敬節庵始刻之孤山
其尊德樂道之心與休庵無二揆也雖然國一鳥窠
以道鳴萬世孤山慈雲以教淑天下功在斯文若揭
日月而槩以高僧目之已非諸老所望若鏡清若大
慈若欽山又逸而不書論者於此不能無遺恨焉余
出也晚不及同休庵游今又痼竒疾發潛德之幽光
已不能畢茲能事矣訪遺德於林丘摩斷碑於草莽
奮筆端之銳而表章之以成一世之大典天下豈無
人乎哉

大光明藏後序

橘州在大慧門如孔門游夏晚以憂患徙天台寓紫
微陳公館舍取傳廣續三燈閱之自七佛至大慧凡
若干傳各疏其說于左方目之曰大光明藏凡其師
友之淵源證悟之深淺機緣之向背關鍵之堅密異
時宿師大衲剖擊不破者皆枝分條解之若指諸掌
巍乎其有大功於名教也然以文章斧斤開知見戶
牖論者固不免以此議之矣余嘗反覆觀之其說辯
而正其理微而著其出入經史子傳深而遠道明而
學不修者無以知其詞之所出學優而道不勝者無
以知其理之所存故觀之者如身在上林目眩紅紫
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來奚自而去所謂知見戶牖
由是而開者又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低回末路寂寥

遺書既不見恕於論者又不見知於學者此余之所
以重爲之太息也

空巖頌集序

外不見有法內不見有我此空巖所以得名然名字
一立則空即有矣短歌數十丈長句三兩言實其有
也空巖道人軒渠而言曰大般若六百卷重宣複演
幾千萬言其所詮者性空而已文字語言何嘗與空
爲礙哉爾乃無說我乃無聞謂此故也諸君遺我以
無言之言公當贈我以無文之文空兮有兮烏乎論

賀知無聞頌軸序

大川老子住淨慈之二三年於五百衆中命東嘉知無
聞掌法藏江湖之士美叢林之得人
大川之知人說
偈贊歎百喙並響或謂贊則贊矣如彼上人之無聞
何殊不知湖邊花柳號稱善聽天風忽來熾然宣說
無聞之聞孰大於是
有問此無聞法門在大藏第幾
卷但向他道五十九卷中檢看

悼仟弁山頌集序

受帝者之命易得學者之心難弁山和尚之於天童
未奉詔也群聚而迎之既入滅也合詞而哀之其得
學者之心不待問而知矣然余竊有疑焉翠竇倚天
懸水挂石老子未嘗起也而學者起之是執之也太
白橫曉萬松鳴籟老子未嘗死也而學者死之是誣

之也弁山果何脩而得此哉或謂余子於弁山有一日之雅辯誣解執何惜筆端之口余未知所對管城在側奮髯而作曰衆怒難犯幸毋累我

石屏頌集序

洞庭石屏在七十二峯間自有天地以來未有能見之者惟明覺老人嘗見之於收視反觀之時獨倚長吟瀾翻濤湧與太湖三萬頃更唱迭和至今未已廬陵石屏不下妙高峯頂徐步經行間忽然見之左顧則七凹八凸右盼則四角六張實與明覺老人同一眼見聲稱籍甚大播叢林一時名流自北礪而下爲序爲說爲四句偈鋪張歌頌積之成編余取而閱之不過曰高也大也方正也峭峻也嗟夫是豈真知石屏哉之四者石屏方置之腦後中叢林而立獨當一面捍禦風寒使佛祖門庭歲晚有所屏蔽豈若他人依倚於是憑藉於是守一邊之偏見哉石屏聞斯言也憮然曰作如是觀如是見如七十二峯橫點頭何余從而歌曰石屏兮屏顏蹇獨立兮天地間瞻望兮弗及模寫名狀兮大難大難

字說

別礪說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也善諸一身而不見其介散諸萬有而不見其雜譬之爲江爲海爲溪爲澗

豈有二水哉。疏別澗而普會百川，導百川而成歸別澗。一味之道橫流四達，孰謂同乎？孰謂別乎？澗水冷泠，日夜熾然，說此法也。別澗道人試以余言問之。

耕雲說

爍柯山中有隱君子，無心如雲。所耕者又雲也。余歸自臨安道，過其下，嘗小立徘徊，仰觀雲物矣。洩洩溶溶，漫無畛畦，麾之不去，擁之不聚，未易耕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未易耕也。泛觀無物，反觀無我，耕之者何人？所耕者又何物歟？余萬里歸來，卓錫無地，行將荷鍤相隨，分隙地而耕矣。日暮碧雲合，佳人猶未來。山中之人爲余賦此詩否？

三十三

序說

月航說

吳門介松江之上，水光接天，一碧千里，蓋天地間水月國也。月航道人舟楫其間，治心養性，與月爭明，長歌短行，與月爭清。何如其樂哉！雖然，有明有晦者，月也可浮可沈者，航也。道人以天地爲航，而胸中有月，浮沈明晦固不足論矣。揚舲擊楫，雲興鳥逝，沼視溟渤，而盃視江湖，渡冥行泣岐之人，而置之康莊坦道，此吾道之望也。亦學者之望也。震澤風高，吳江秋老，與鷗群鷺行，更相出沒，樂則樂矣，如吾道何？如學者者。

懶翁說

余平生懶惰，出於天性，嗜之如飲食，挾之如親昵，安

之如廬舍周游天下未嘗不與之俱旨哉懶乎心知之而不可語人者也恭上人自淨慈來徑山以懶翁求說方欲書以告之煨芋老人紵吾臂而奪吾筆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晦極說

學道莫貴於自晦晦不極則明不著晦之時義大矣哉顏子之晦以愚曾子之晦以魯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難與論晦矣收精召神斂念泯智如木歸根如蟄培戶一旦發其晦而用之譬猶陰雲解駁杲日行空其為明也孰禦雖然其明可及也其晦不可及也

三六七

雪屏說

西湖諸峯如林狀貌互出而雪後尤奇絕余嘗忍凍刺船小泊梅花樹下卧而望之爛爛玉屏按地千尺高明正大如端人正士儼立天地間余於此大有感焉暇日與友人一雪屏追嘆絕賞重告之曰標致貴高潔植立貴方正涵養貴清明心跡貴暴白具是四者雪屏備於我矣遠取諸物反求諸身此古者善學之士舍是他求西湖諸峯解笑人也吳天渺渺雪屏巍巍歲晚江湖跋而望之

浦雲說

余家南浦上浦中之雲蓋余自怡悅者也別去數年

別為南上人割據於吳松江水之間矣余謂南曰此
吾廬無盡藏子烏得而有之南曰山川雲月初無常
主惟胸中有天地者乃能主之雲固無心亦豈君所
能畛畦者耶余聞而歌曰春草碧色兮春水綠波與
雲相從兮歸夢孔多吳松之上兮洞庭之阿取舍不
可得兮吾末如之何

以道說

天下之至安而易適者莫美於道惟有志者乃能得
之夫志為一身之帥蓋安危之宅榮辱之府也志於
道矣則為聖為賢為善類世故風雨無可乘之機利
名干戈無可投之隙何適而不寧哉苟不志於道則
為狂為愚為不肖內無所主外無所制冥迷顛沛其
覆也可立而待於寧乎何有余字寧論師曰以道俾
知寧之所以寧也書不云乎志以道寧

季通說

學不難執而不通者為難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病
在不通也通前藏教通後別圓雖出世間之學無以
易此天台融上人求字於余融為會為和為結為通
其切於為學者尤莫通若故字之曰季通三觀內融
天下之故將無往而不通融乎勉哉

無文印卷第十

題跋

跋康南翁詩集

南翁早受句法於深居馮君來江湖從北碕游而又與吳筠潭周伯弼杜北山登淮海輩友故其學益老深沈古淡不暴不耀如大家富室門深戶嚴過者不敢迫視年逾三十挾貧而死惜哉十數年來士之奇秀者老天必奪其魄余識字不多亦不見怒而被之奇疾然猶後翁死者文拙之力也使翁之詩拙於余丈死期必可緩惜翁不知此耳余既爲翁惜且爲士之奇秀者懼焉

跋敬自翁廬山行卷

余別廬山十有餘年飛瀑長松頻來入夢自翁示余山中行卷便覺五老三峽兩峯千澗皆在吾几案上矣雖然殘山剩水浮嵐軟翠間意外有句旁睨二南而上薄騷雅余病眩廢吟未暇與翁相從畢茲能事書靈草堂天目行卷

天目諸峯異時參寥風雅之域二百年來無敢涉其境者吾友草堂乃以單騎深入其間壯哉翠微人家元祐風流猶有存者惜其不偕行共聽隔林機杼耳

書悟上人金陵詩卷

余頃游金陵對晉宋山川不敢吐一語常恐沈謝諸

公見笑於地下悟上人示余近詩所賦多余舊游余
欲言者悟既言之余奚爲哉悟若西還盍持此語爲
余多謝鍾山石城也

書俊癯翁送清別澗詩後

癯翁詩云萬壘青山繞茅屋閑灌春畦分杞菊荷
鋤歸來逢故人相對衡門數脩竹江海合并能幾
回折鐺煮茗話幽獨春色蒲筇花木香天闕圖畫
山川綠

別翁十年見詩猶見翁也天闕圖畫之山川余夢想
已不復到行將荷鋤山中從翁分杞菊矣春色蒲筇
從余游者非別澗不可

跋復休庵詩集

休庵受止齋文章印寂寥短章春容大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余暇日於南澗處得觀此集優柔簡淡應
律合節如耆年長德步趨穩重精神閑暇而忠厚之
氣浮于面目望之知其爲有道君子也自浮淫新巧
之聲作中和淡泊之音廢始於江左盛於唐季餘波
末流橫出於乾道淳熙之後正音不競猶壞絃弊軫
不滿人聽嗟夫詩道云矣安得如休庵者出與之相
從極論風雅遺音哉

跋禮菊泉詩集

禮泉以十四字受印可於東坡舉天地之大不足以

容其名諸孫禮菊泉嗜詩有家法如鶯在元豐樹上
啼掃階雲上帚亂泉飛作雨讀之如嚼秋菊酌寒泉
心脾肝肺皆乾坤清氣使生長元祐間獵獵脩名未
必落參寥手矣天下未嘗無參寥百世唯一東坡余
嘗盡讀參寥詩重為菊泉太息

題越山詩卷

越山詩讀之若艱深晦澁而中有優柔平淡存焉詩
家謂艱深晦澁易造優柔平淡難越山能易能難非
學之篤吟之苦能事未易至此余出遊人間乾坤清
氣不復入手矣埃濯而清揚乃於此卷得之

題方秋崖開先詩卷

秋色一崖清照天地而又暑中看雪於雙劍之下毛
骨心肺皆冰玉詩之清無足怪者併令李白不能竒
不獨為蘇長翁發也

跋紫極宮揖松一默堂詩集

首篇刻太白東坡山谷題紫極竹字韻三詩

坐揖青松堂中主人庶乎能默矣寂寥短章春容大
篇無乃戾夫默與默之時義大矣棹夜郎船和淵明
詩携被入子城宿皆坐未能用默也叔起以默名堂
伊登是堂者誦三君子之詩而有感於三君子之出
處其意微矣諸君子乃未能忘言何哉天風忽來老
松所以奮鬚橫點頭者以此

題月池詩卷

天地無所容其清故融而為月水尤清而活者也詩以清為體活為用仰觀俯察得天地之至清詩之進也孰禦雖然清不活則拘而瘠活不清則放而踈唐人三百家能免此過者極少詩可以易言哉余少也學夫詩欲寡過未能今口挂壁矣若虛能事欲進試臨池掬月以余言參之

題章一齋洄川詩集

詩能窮人受窮於詩者古今幾郊島讀其詩多悲嘶幽憤以鳴其寒餓語涉世教治道者絕少洄川章君嗜窮如蔗故嗜詩如蔗傷時憂國時發於遙吟俯唱間與窮相忘非前所謂嗚其寒餓者也洄川有母行年八十有九天台茅屋又為秋風捲去得於天者窮而已負其窮以遊四方誇似諸公貴人而少能療之者今又與窮俱反矣而面目炯然挾華頂石橋秀色無憔悴可憐之狀可以知其與窮相忘也窮益固詩益昌憂深思遠清越悲壯它日集中豈止飲馬長城窟而已哉身窮一時語流後世向來郊島皆然也洄川志之

跋古心為岳甫姪作草塘記

六經在方寸間而學者多求於紙上池草生春蓋經學散在萬物謝家兄弟不能領會而溢為章句吁可

歎也古心侍御心古學古爲文章亦古爲岳父姪作
草塘記片語隻字皆從方寸流出觀者若泥紙上語
則死在句下水滿長塘光風好春六經活意浮動不
可遏岳父隱几靜觀無得也無不得焉無不得也無
得焉嗚呼不如是不足與語學

題馮深居簡翁序

深居先生飽道足學肆筆而書契道契理如箭中的
爲簡翁作此說發明入道之要徑正直截雖老師宿
衲不能道然旣曰空諸所有矣而又有眞實之可取
是所有未嘗空也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曰
起曰造一耶二耶

題開先鎖劍亭柱

寺倚鶴鳴峯東南林麓低回而展衍雙劍一峯直西
北隅倚天下矚因山而屋自寢至門其降直百步無
層樓重閣收召劍氣奔突橫放寺用不競居中位正
着亭爲宜射斗龍光有所蔽而不泄塵埃野馬有所
限而不入寺其興矣夫

題觀瀑亭柱

瀑之源發黃石巖界破青山色可以遠望至青玉峽
惟落澗飛雪而已路入松陰少折西北白龍天矯飛
舞眉睫間因着亭松下受飛流濺沫之勝倚闌小立
毛骨當有仙去者爐峯日暮暝煙浮紫安知太白之

不來也

政樗翁帖

某從判府寺丞秘閣樗寮張公游二十年幅紙往來好事者皆爭持去篋中所藏蓋西還後十數帖也開慶改元秋九月胡馬飲江冬十一月破興壽明年二月犯江西二浙戒嚴某來開先適與亂會僵卧黃石巖上自念平生所學者死事死於鋒鏑死於老病等死死何憂一老遠在東海之濱是則可憂之大者夏四月王師逐北江以南無寸矢急走一介行李問無恙秋八月書還老氣肆兀與翰墨爭鮮明足以觀所養亂後得書幾若松下剖甕所見者不可不刻之石公鴻筆麗藻已滿天地間此書刻不刻於公足道也

書存獨室壁

成上人榜所居室曰獨存余錯綜之曰存獨周孔之所教莊老之所談釋氏之所傳皆不出此獨著乎心脩諸身行之天下達之萬物皆此獨也存在我行不行在時存矣而不行庸何傷觀身無所有觀心無所取觀法無所住獨且不可得焉乎存成思之

題東坡墨竹

長公在惠州日遺黃門書自謂墨竹入神品此枝雖偃蹇低回然曲而不屈之氣上貫枝葉如其人其人

題馮深居憩庵說

棠首座示余深居憇庵說因問其出處曰今年冬東
浙去年留西湖前年寓維榭又前年客鄱江不數年
間若江若淮若浙游歷逮遍余聞而嘆曰大矣哉憇
庵三昧乎踏破虛空誠如深居所云矣在家行脚果
如深居所云乎

題雲卧書

雲卧師卜築曲江時寶希世實相其役白漚萬里余
方倦游西山暮雨中縛茅豈無地世亦豈無荷鋪相
從如寶希世者安得如瓌上人為余勸發哉

題澄古潭水仙

風味存乎中者不必淺英華現於外者不必浮此古
潭之深意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跋樗寮書九歌

樗寮先生多書九歌擘窠大字如此本者人間無第
二本沈着而不重滯痛快而不輕浮藹然詩書之氣
流動其間于湖死百年無此作矣雖然先生豈獨以
書學誇後世哉忠君愛國不能自制孤悶隱憂寄之
翰墨先生之心屈平之心也寤窻東游行李中載此
而返無乃大富也歟

題彬玉礪山水

叢桂小山豐草長林十年招隱悠悠我心玉礪筆端
大有餘地能為我着茅屋於北山之陽南山之陰乎

跋百牛圖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太平氣象盡在此物
間青草連天一蓑春雨吾將放牧于大江南岸矣短
笛橫吹後先趨逐於夕陽滿地之時從我者其秀上
人歟

跋持宗上書烏欄角行

肥牛在田帶雨深耕尚記兒時聽春風桐角於東阡
西陌間青山入手流轉四方不復知有田家樂矣讀
借庵此行昔者舊游居焉在眼清和圓正宛轉抑揚
甚矣此詩如此角也淡煙疎雨江南春色尚無恙安
得荷鋤學稼與老農相周旋使卷桐而吹之歌此詩
而和之以遂吾天樂哉

跋皎如晦墨跡

張長史草聖入神品而楷法尤精妙遣筆行墨其勢
未嘗不同前輩論書謂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言其
俯仰折旋雖有春容疾速之不同察其風神蘊藉即
非第二人也善觀如晦用筆意者試以余言求之

跋靈源清禪師題山谷墨跡

山谷回自荆南訪靈源於雲居留數十日乃赴太平
不兩月遷宜春暮年所得寸長尺短靈源知之為詳
其曰庶幾於顏未及於龐非苟言也元符紹聖以來
士大夫學佛不下張無盡惟此老耳異時黔南道中

午館睡起悟入有大過於聞桂花香處天目謂未則
頽靡非但山谷不甘正恐靈源亦未肯也

跋參寥蘿月墨跡

參寥作字得蘇長公用筆意而詩絕不類蘿月後數
十年乃出字與詩視參寥未多讓惜不出於慶曆之
時不見證於長公耳余嘗歷觀乾道隆興諸老語言
文字皆渾厚儼雅如抱道君子端冕而有德威者嘉
泰開禧以後翰墨一變艷麗如時花美女非無動人
春色也所謂蘊藉風流則逝矣世道升降人品高下
於此可想偶閱二帖起余三歎

題蘆鴈

倏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矣白蘋紅蓼江南岸
何地不可歸宿哉

題蒲萄草蟲

汴都南薰門外蒲萄一架九十里炎夏烈日影不到
地民物昆蟲熙然往來綠陰清影間今富陽道中蓋
高皇帝彷彿舊京遺制也百年故國茂草連天蛸飛
蠕動不知翔集何所造化春色乃獲於紙上見焉哉

題畫魚

不恃鱗鬣而掎角不以濡沫而親踈不隨群隊而浮
沈不待風霆而變化畫師蓋知道者也風波種種吾
方倦游相從江湖非魚而誰哉

跋米元章帖

阿章無恙時日費墨瀋二升乃已不盡則飲之不棄
置也興來引臂如快馬斫陣奔突超放不可禁遏然
求其舒徐容與於天街御陌之上鳴和鸞而逐水曲
則恐有遺恨耳

題百禽圖

牧溪作

余家江南與禽鳥相爾汝畫中所見皆舊識也風蒲
雪葦間但欠著余短策耳虛中若見牧溪為致此意
標致清絕如雪後諸峯精神閑暇如林間君子雪壑
人品如許而以此畫為配無乃太清乎

題墨梅

題虎圖

有僧植杖旁立

物我兩忘則虎之與人初無爾汝肝膽楚越則同室
之人無非是虎植杖道人知不知我欲叩之惜無語

題華嚴經

未發足時自有微管徂闐出泚滋甚百藥並試自若
也客天童日許書雜華祈佛陰相或諉之曰疾之安
否有命龍天肯私若哉不幸而為左丘明經將若何
某然其言淳祐癸卯自雪竇來踈山借室拜書明年
八月絕筆安奉衆寮回向心初照四天下如老趙州
偈見旋元如阿那律求法無厭如善財童子行門深
廣如普賢太乙成此大願龍天其終惠焉

題西湖圖

坡仙吟不到處牧溪畫得到牧溪畫得到處無文看
不到往來西湖三十年少也冥心癡坐脚力不暇及
今病眩倦游眼力不能及不獨媿西湖亦媿此圖也

題梅花莊三大字送趙梅石

景定甲子冬訪樗寮于桃花源上明年西還翁手書
梅花莊三大字見遺又明年翁仙去遺墨在傍凜凜
有生意舉而納諸梅石主人刻之苔雲山中梅花樹
下他日東遊却請充莊主清香十萬斛當盡情收拾
糶與春風決不敢圭合逋欠也

書龔講書怒龍圖

氣如秋霜之嚴面如彘鼎之古進不肯飛揚乎天之
庭退甘隱約乎雲之清蓄而未施施而未普遯世而
無悶聖之時者也奚其怒

書趙騰可雲萍錄

錄名說項寂家世師友
外寫平生所作詩

東湖僧道璨姓瞿曇氏釋迦老子五十三世孫曾大
父妙喜宗杲大父無用淨全父笑翁妙堪曾大父憂
君愛國語忤秦氏遷衡徙梅一十七年其道大振于
載人也

幼從晦靜湯先生游聞知行大要薙髮入叢林求于
聖不傳之學歷見諸老皆謂無言可傳無道可授周
游吳越二十餘年空無所得若有所得則非吾所謂

學矣

少學夫詩老不加進而嗜之無斃若七言四句則得於七佛五言則得於楞嚴圓覺古風長篇則得於華嚴涵泳雋永如昌歎如羊棗如天酥醃自則不能措一詞也

題王總幹四梅

雪來花上花在雪中皆天下白也春風忽來香滿天地是花乎是雪乎

清足以廉頑直足以立懦歲晚相看有此二妙天地間未寂寥也

一點兩點飛揚高下卒然見之如行首陽之下而遇夷齊也保此潔白嘉惠巖谷風乎風乎無已甚乎
疎影橫斜水清淺逋仙爲梅兄寫影最逼真處觀此畫誦此詩莫知其爲詩也莫知其爲畫也

書唐子西傳

眉山公出仕時二蔡已用事無盡公當國天下事已有甚可憂者公所挾與時不偶其黜也宜使公馳騫慶曆元祐間出入司馬韓富諸老門何止以文章名後世而已不與年少爭春風是豈梅花之謂乎

書龔季穎所藏康節先生買園詩

康節買園以熙寧七月十三日季穎買園以咸淳七月十三日後先相望百九十有五年卜居之心相似

也受券之日相似也。爭出錢者二十四家。今復有相似者乎。致軒史君已効司馬公作倡矣。安樂一窩不足為季穎憂。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此事不當獨付康節也。

書薦福咸淳免經界碑陰

新天子即位之三年。廷臣奏今郡縣不可為實本於經界不正。履地而賦。莫詳明於紹興。板籍自飛走出入之弊。行強民黠吏相與為市。異時詳且明者。遂不可攷。欲令諸路守臣嚴行釐正。俾復其舊制。曰可。夏四月。鄱陽首奉詔薦福田。以畝計僅千七八百無盈縮。無去來紹興至今自若也。郡家書判甚白。而劉氏子乃多方沮格。返復至四五乃已。寺無以厭其欲。其沮格也。宜非位乎其上者。有定見定力。不為其轉移也。幾希心可欺也。官不可罔也。天下之正理定法。不可磨滅也。劉氏子姦計。既不能行於淳祐。又不能行於咸淳。自是而往。百劉氏子。夫何為哉。刻諸石。所以志其媿也。

書張魏公咨大慧禪師帖

紹興七年。詔賜徑山龍王廟額。曰靈澤。時魏公遷求州先大慧。遣開善謙禪師往求記。魏公謂開善曰。老母修行四十年。此事未得入手。公久侍徑山。多所聞見。願少留與老母道話。開善隨機應對。秦國夫人證

悟班見於傳記此開善留永時帖也魏公勤王督
師以忠誠爲的而用兵勝負不與焉其曰用心積意
不欺天地鬼神此魏公心學也改過自省當朝夕圖
之不問窮達自強不息此所以爲千載人歟開善久
參天慧無所悟入而發明大事於入永道中及還未
升堂先大慧逆謂之曰謙兄且喜人事了當先大慧
驗人猶秦越人之於醫望而知其死生也魏公之學
先大慧之道皆百世之傳其何足以知之生長百五
十年後不及躬洒掃應對進退之役非恨歟

跋疎山砌路頌軸

妙印將深山巖崖中佛法花擊向通途坦道惡聲籍
甚矣諸公又從而暴揚之成人之惡春秋不恕正名
定罪不當置諸公於妙印之下

題蛟峯按部詩卷

右史殿撰蛟峯方公行部南康賦詩十八首還臺書
以見授公將漕江西之明年某乃刻諸梓公之學主
於用凡士之所以立出嶽所以位江湖所以納萬物
所以育皆於詩乎見之世間立脚不宜低公豈苟言
也哉

無文印卷第十一

四六

徑山請癡絕和尚湯榜

熟炙橘皮倒用盧扁活人之法爛研巴豆是名佛祖
奪命之丹追配古人喜有此老某人道地藥草命世
醫王用易簡方四十冊橫行海上起膏肓疾三千里
外識得病源惡毒時直是平和辛烈處絕無滋味使
大地人神清氣爽盡在此行提破沙盆玉振金聲全
憑辣手

雪竇修佛殿前明堂皇道榜

昔昭陵夢視人世心在山林今天子治法祖宗光
浮翰墨揭萬世大中之空道闢二邊偏見之邪途先
佛後佛因此而出興欲天梵天由是而升降頗怪春
風多事忍令蔓草難圖盡力剷除豈無巨靈擘泰華
之手從頭展布須弃黃金如糞土之人目前徑直而
不歷階梯脚下坦夷而渾無滲漏只貴入門便見不
須向外別求明月一方看玉珮陸離自天而下慶雲
五色仰金容晃耀如日之升開太平基祝 聖人壽

饒州嶽廟鈞天閣修造榜

任社稷生民之計帝之爲道尊孰甚焉通天地萬物
之情樂之感人有如此者不忘古番城三生願力遠
自七盤嶺一夕飛來由宣和迄至于今上橫華閼歷

嘉定重修而後多涉歲時朱簷歌燕雀之風碧瓦亂
鴛鴦之影宗廟百官之富盡在是矣工師大木之求
豈可緩哉披綉闥俯雕甍乾坤不老送夕陽迎素月
金石相宣盡流彞間濮上之音如遊洞庭咸池之野
倚闌千十二問人間尚隔幾塵閱春秋八千舉天下
皆同此樂是真植福誰不結緣

徑山請癡絕和尚疏

前輩凋零莫甚嘉熙淳祐故家全盛無如圓悟應庵
所以後世子孫皆有乃祖風烈某人百年遺老四海
一翁直指單傳非今人之所是出游歸隱易諸公之
所難不逐春風於桃李之時堅持晚節於冰霜之後
念吾道將墜地矣今何暇欲安眠哉兩徑松聲皆昔
年之相識一筇秋色望指日以來儀拈一瓣香祝
九重壽

江湖勸請肅越臺住紹興府法界疏

昔妙峯赴妙因之招灰寒火冷繼佛照行靈山之道
雷厲風飛欲起乃翁故家且看阿戎初步某人祥麟
一角威鳳九苞五千里來自海南瘴雨蠻煙老其氣
骨二十年薄游浙右菱歌漁唱換却鄉談結法界香
火之盟適謝傳風流之國鑑湖八百頃此行盍大其
波瀾廣廈千萬間莫負相期於歲晚

江湖勸請靖雲井住廣德報恩疏

大江以東叢林不堪着眼中峯直下此郎乃可起家
清廟朱絃必有遺音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某人皎若
玉峯之立淵乎古井之深同宿覺一處生緣受滅翁
十分印證首座已行脚如靈樹之有雲門侍者參得
禪猶東山之有圓悟當一老掩光之後豈諸公袖手
之時古洞花開毋共劉郎深隱長庚路冷合念先師
此言珍重茲行莫負所學

諸山勸請惠西巖任天童疏

雙徑諸郎各具滅胡毒手中峯四世公為有道曾孫
豈宜邈在大江之南合亦橫行東海之上某人通身
活眼信口生機軟頑隊裏挨拶得來文武火中蒸煮
不爛由東林遷太白比廬庵出處畧同以蜀士繼隱
州與癡絕後先相望挂一帆之秋色乘萬里之天風
在昔乃祖叢林中興可待只箇舊時車子要看橫推

江湖勸請源靈叟住靈巖疏

圓悟三出而至中峯落巨浸於九淵之底破庵一傳
而得雙徑燦朝陽於百卉之間其唱道為國中之師
故得人皆天下之士某人三十年歷諸方門戶二六
時無雜用身心雪冷霜嚴死在癡翁室內風飛雷厲
活於無準捧頭圓熟語言如走盤明珠痛快機鋒如
倚天長劍念大法寂寥之際正吾徒扶植之時乘扶
搖萬里風薄游滄海用軟頑一着子高建法幢

請省東岡出世東山疏

復甲乙為上方

叢林中本色人不堪屈指東山下左邊底善用有誰
自開戶牖者固難與言不通水泄者又無足道可以
激揚此事是豈尋常阿師某人是透關人得翳睛法
圓活清明如風行水上和平嚴肅如春在雪中泛扁
舟遊五湖乘興而往問薔薇開幾度盍歸乎來建癡
絕老子宗乘交忠獻故家人物發揮所學大先佛千
載之傳珍重此行慰太傅九原之望

江湖勸請觀物初任大慈疏

惟昔佛祖之道大學而後知自離言說之論行置而
不問孰知酥酪初無異致譬猶江漢均是朝宗若非
同臭味之人難與議聖賢之事某人瘦露秋山之骨
語敷春物之華為北澗流末後之遺芳薄游滄海念
衛王有大功於吾教來布慈雲活死句於翰簡叢中
發生機於葛藤椿上傳千古文章之印固不愧於若
翁為萬乘帝王之師當毋忘於乃祖

瑩玉礪出世饒州光孝疏

積翠負千載之學起自上饒應庵為百世之師奮于
光孝懷兩翁而不見慨大法之難扶天下豈無人哉
首座已出世矣其人拔俗千丈苦吟半生書足以記
姓名非吾所好道可以敵生死舍是焉求無白水真
人不能買山有皇華使者直為知己逾年弄印一語

發機如參寥受知於東坡非許詢難酬於支遁散春色於葛藤椿上盡用生機死偷心於薜蘿林中願參活句辦香三祝天子萬年

道劍門出世南康能仁疏

三百六十巖受天地至清之氣八萬四千偈發口耳不到之機把茅在南山之陽主人來西湖之上某人自小行脚如新發硎踏折斷橋喪却赤窮性命踢翻介石悟得向上機輪眼明廬阜之諸峯面帶延平之秋色吸乾左蠶盡收透網金鱗豎起劍門且驗過關衲子如此祝聖無愧開堂

徑山御前化萬佛

一佛為十佛上九佛在大殿中

五峯秀整攝平大國之閑萬佛端嚴置諸高閣之上於泥團中成等正覺向火燄上轉大法輪欲納斯民於極樂之邦故與聖人為不請之友前後皆同一字號曰天王如來光明遍照十方是為金色世界日月不老功德無窮

徑山西寮元夕化湯茶疏

露柱燈籠同現光明法界藥爐茶竈就結懽喜因緣集草木之英華會椒蘭之臭味滿堂皆上客莫怪空踈活火煮新泉普同供養大家相助好景難逢

明真教寺修造疏

天花狼藉支道林曾此談經人物風流許元度嘗來

聽法尚論故家之全盛。忍看今日之蕭條。夜雨打頭
陳如尊者。置身無所。秋風捲屋。僧伽大師坐席不安。
沉解脫之門。載飄載搖。與出納之堂。無二無別。要見
眼前突兀。須憑筆底神通。一舉成就。四緣此話。流行
千古。鐘鳴鼓亮。發晉人未盡之音。玉振金聲。稱梅麓
絕竒之記。

靈隱化鐘樓浴室疏

樓閣凌空。揚逸響於乾坤之內。聖凡如海。納百川於
涓滴之中。大開清淨法門。顯示音聞佛事。弊漏至此
極矣。更張其可緩乎。桃李無言。近上林之春色。風雷
借力。發造化之生機。眼竚孰非好施之人。天下豈有
難為之事。大小隨吾扣。爾冷暖。惟自知之。耳處而
悟。圓通更上一層。始得向鑪湯而成。正覺要令合國
咸知。聲教無邊。恩波不盡。

西湖相嚴寺化僧寮疏

近水樓臺。勝絕湖邊。望剎擎天。柱石曾隱天下相儒。
盡起震風。凌雨之弊。廬已費旋乾。轉坤之老手。月明
午夜。尚多遶樹之烏。春入萬家。必念營巢之燕。散黃
金錯落。開碧戶玲瓏。收天地於六窻。自張白眼。倚闌
干之一曲。閑看青山。

化笋疏

獨立無依。自是軒昂頭角。一尖纔露。便能撐拄叢林。

曾經鞭逼處出來直是埋藏他不得卒地折曝地斷
親見一回咬不破孽不照難瞞衆口

化瓜瓠疏

本根充實叢林方可出頭枝葉婆娑到底終無用處
須向葛藤邊一刀兩段自然草窠裏獨露全身爛煮
出來受得他家辛辣等閑拈起塞斷衲子咽喉非小
因緣是真供養

吳仙姑化僧牒疏

某生長西蜀流寓襄漢萬里一身無所歸宿遂從
方士受吐納抑縱之學今已十年比來京師卧病
旅邸追省平生苦心無得力處遂於夢中默誓高
獲更生當盡弃舊學從佛者遊既誓即愈敢惟佛
恩難負擬受僧服而鸞牒重費莫知所出然長安
十萬家皆吾檀越一僧牒夫何難哉

故國巢空無燕雀棲遲之地長安海闊實魚龍變化
之鄉崎嶇千里遠來回向十年初志宴瑤池醉明月
豈所欲哉入青山卧白雲從此逝矣借春風於萬戶
降 聖澤於九天發灌溪劈箭機鋒只用末山半杓
躍妙喜烹金爐冶末輸無着一籌此話若大恩可報
靈隱泉南化齋襯扇子如意袋疏

一刹在西湖北山之間門庭似海多士來四方萬里
之外單鉢必雲以圓覺爲我伽藍盡大地皆吾檀越

王舍城中擊鼓刺桐花下赴齋落百念於白晝之時
挂两眼於青松之上無心受施萬兩黃金也合消信
手發揮六合清風隨步起十分如意一笑便知

薦福化主疏四

開門以攝受方來莫如湖寺立我以宰制萬物大有
衲僧荷花楊柳爲其發機醍醐酥酪食之無愧豈徒
爲口體之奉予以養龍象之姿爲丈人屋上之烏則
吾豈敢是舊日堂前之燕不厭重來施受俱忘福德
無量

東湖之上祖師生氣至今凜然南渡以來諸老流風
猶有存者奔走天下衲子建立從上宗乘大轉法輪
毒藥醍醐初無異味單明自己空劫可用豈有兩般
塞斷咽喉掃除枝葉萬世古今同一陶冶存乎其人
十方國土皆名衆香求之在我

鄱鎮大湖之上勢壓江南寺經諸老以來名行天下
開大法席接上等人口解嚏空肯說正因兩字眼不
挂戶單明向上一機折脚鎗爛煮春風無底鉢蒲薰
和氣覓心了不可得豈曰宗乘小補之哉於法應無
所求何止福田利益而已

大安大樂莫如薦福法門頻去頻來可笑無文老子
提衲僧向上巴鼻結番人未盡因緣春風十里之市
聲夜雨一堤之柳色見前佛法不隔絲毫納虛空於

無底鉢中百味具足生馨香於一毛孔內七日乃消
為布施人作利益事

化結夏齋疏

結夏有齋寺不自辦而求於施人者非一日急景
如流受施者甫去求施者復來亦難乎其為施者
矣然施門大開洞無界限決不厭其頻來也

大地是圓覺伽藍通身放下端坐受人天供養滿口
脫空若非無慚愧底人難與論宗乘中事平生不願
見佛肆大闡提飽食無所用心是真情進受用如許
布施何妨

求僧疏

出嶺二十年居無定所短髮三千文若不競入厭聽
窮鬼之揶揄羞見少時之輩行手植青松一萬樹肯
退大心氣壓黃梅七百僧只消四句念此道墜地又
矣謂後世無人可哉以圓覺為伽藍便與麼去盡六
地是自已作如是觀現比丘身了丈夫事

翠巖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

大宋軍州三百餘所惟四明多是名山雪峯弟子一
十四人獨老參號稱上首室廬在翠巖桃源之上聲
價列天童玉几之間雲門大師曾振錫而來篤素先
生寶埋玉於此頗怪鬱攸之不恕未信死刹之難與
萬里浮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徃便成

古德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釣竿直拂
珊瑚樹不同汗漫之游赤手抉取驪龍珠要了莊嚴
之事好風吹去即日歸來

正續入內化裝佛裝藏疏

雲樓月殿寺疑天上移來金榜玉章額自日邊降下
前佛後佛同時出現大藏小藏從此流通要見放光
動地之祥須藉旋乾轉坤之手素富貴行乎富貴無
邊刹境在毫端是裝嚴即非裝嚴萬兩黃金也消得

徑山化楞嚴會香燭疏

水雲普會踞圓覺而住持口耳俱忘
孔十日內不離是定二千年事只
今平發心
接續光明之種大家出手發揮知
之香

北關砌路疏

奉口一路國之北門也舊隄圯壞
尚書已倡繕修之役長者居士從而和之事不難
舉矣

大道透長安久成凹凸春水蒲四澤不辨東西士民
懷登頓之勞畎畝尖隄防之助幸府尹展經綸之手
與國人開平坦之途從根脚下穩密用工庶往來時
履踐着實禽聲滑滑從教夜雨連明月子彎彎聽取
棹歌滿路辦此奇事必有可人

薦福法堂上梁文

伏虎師受戴叔倫之施奄有湖山古塔主爲范文正
而來大興禪學如洪鐘巨鑪聲滿天地如景星靈月
光照古今懷哉若人慨焉孤悶起百年之已廢豈一
飯之可忘無文長老爲母還鄉信緣住院平日不談
世故或謂其踈隨分畧振叢林姑試所學一日必葺
三年于茲顧瞻數仞之危堂曾經諸老之說法應庵
萬庵不可作矣松源曹源其誰嗣之尚論祖室之盛
衰大懼宗門之顛覆寥寥千載耿耿寸心花雨諸天
笑空生執之尖度草深一丈惜長沙放去太奢用掃
除建立之機爲開示悟入之本孰曰修造而非提持
是用作歌未能免俗

東諸老難追兩眼空活意生機

在一堤楊柳

萬絲風

南東風十里市聲酣未入門來相見了燈玉座上
不須參

西一印無文手自提不住語言文字相佛來也放
一頭低

北垂手不能空費力頗怪秋風多事生枉了飛來
花五色

上面目全無難近傍客來探水有烏藤與伊拗折
歸方丈

下春染湖波綠如畫岸花汀草長精神伏虎門庭

非昔者

伏願上梁之後國家閒暇佛法興隆有太原見雪峯
底作畧乃登此堂有趙州驗茱萸底眼目乃陞此座
舉頭數屋桶山僧不解放憨背身著草鞋衲子儘教
遲俊

感山依雲閣上梁文

展開窻下之溪山地誰云挾放闊眼前之境界樓不
在高收天涯萬里於一覽之中卧世間小兒於百尺
之下此舉出人意表何為合住其中花外日長明千
聖不傳之事茶邊夜來觀一漚未發之機經異論
者揖之使行演雅命騷者麾之使無

四六

非大士而曹溪門下不許俗談作
北道主人之意

下之歌頌

東一片閑雲卧此中語客隆興乾道事月明樓上
有疎鐘

南案上遺書有紀談只作語言傳誦去懸知老子
不能甘

西碧桃丹杏已成蹊一筇海上橫行去回首方知
劍氣低

北雪徑樵歸能領客共倚春風十二闌眼中各自
看山色

上我欲借樓披萬象說與堂堂雲卧翁莫道丈人

無輩行

下舉世炎炎苦長夏清涼樹下有高風賣與時人
誰着價

伏願上梁之後賓主皆一時名勝笑談極千載風流
雲散月明弄畫闌之花影泉香火活候湯鼎之松聲
入此門來莫作境會

右語

佛成道

大定如如木槁灰寒於六載明星爛爛雲開天霽於
一時與大地生靈同證同修故萬世古今無二無別
旨哉聖學允也大成伏願劫濁界

天荒地老常轉清淨法輪

祈雨

十日不雨忍看南畝之無成四山起雲柰此西風之
作惡民之禱也久矣天其謂之何哉重緇大部而叫
閻奉為群生而請命伏願神龍効職決九天不盡之
恩波旱魃收威回萬物無窮之生意

七八月之間旱天實為之千萬人之一詞苗將槁矣
顧此密雲而不雨益知卒歲之可憂載誦微言仰祈
終惠伏願迅雷大震起雲淵久卧之龍沛澤橫流蘇
大野垂成之稼

遙瞻閭闔屢陳懇切之詞木沐恩波敢致再三之瀆

慨生民之無祿，宜天意之不回。陽君益暴，其威靈風伯，又張其氣，燄無策可求於一漚。有聲難徹於九闕，伏願淨洗氛埃，決天池而下河漢，大轟霹靂，驅旱魃而入無何。

攘火醮青詞

仰瞻乾象，凜竒禍之可憂。內省臣心，實吉祥之所舍。密移造化，僅在須臾。伏念臣某，娛侍偏親，居連季氏。俯見屋廬之成就，庶幾母子之安居。赫日當空，咸謂天星之飛墜；垂光下燭，深疑熒惑之流行。舉室震驚，反躬祇懼。與物周旋，而豈無繆戾；去天咫尺，而並在鑒臨。或因土木之妄興，輒犯乾曲之大禁。九關在望，百拜陳詞。伏願察伏櫪之悲鳴，念營巢之辛苦。陽張陰翕，運回天轉。地之機，弟應凡呼。罷曲突徙薪之役。

